

中国短篇小说 年度佳作2013

孟繁华
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短篇小说 年度佳作2013

孟繁华 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. 2013 / 孟繁华主编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221-11550-8

I . ①中… II . ①孟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7693 号

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3

Zhongguo Duanpian Xiaoshuo Niandu Jiazuo 2013

主编 孟繁华

责任编辑 康征宇 范春雪 王立红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380 千字 印张 20.5

ISBN 978-7-221-11550-8
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序言 城市梦或“围城”悖论

——2013 年短篇小说现场片段

文_吴丽艳 孟繁华

加拿大作家爱丽丝·门罗获得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,使短篇小说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吸引眼球的文体。或者说,在文学领域,只有长篇小说才是宠儿的观念将逐渐发生改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,门罗的获奖无疑意义重大。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 2013 年的短篇小说。一年前,我在《乡村文明的变异与 50 后的境遇》的文章曾预言说:“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,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,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。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,也并非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追踪性‘报道’,而是中国的现代性——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——带来的必然结果。这一变化,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。或者说,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。即便到了 21 世纪,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……但是,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,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,已经浮出地表,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。当然,这一文学现象大规模涌现的时间还很短暂,它表现出的新的审美特征和属性还有待深入观察。但是,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: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,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。”这个看法被 2013 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证实。或者说,这一年短篇小说在题材方面尽管万花纷呈,但城市文学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。我们知道,试图全面评价一个年代的短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在评价这个年代短篇小说的时候,我们选择了这一“主题化”的方式。城市在当下作为一个重要的讲述对象,原因是城市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,同时还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梦幻空间。另一方面,在各种现代化符号的掩映下,城市隐含的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人与事,也为小说创

作提供了巨大的虚构和想象空间。十年前的2003年,刘庆邦那篇宣言式的小说《到城里去》的女主人公宋家银,嫁给杨成方还只是为了做“工人家属”,在村里,孩子都是喊爹、喊娘。而宋家银坚持让儿子闺女喊杨成方爸爸,喊她妈妈。只因为她听说城里人喊父母都是喊爸爸妈妈,她要 and 城里人的喊法接轨,还只是出于一种虚荣要求的话,那么,到了“保姆在北京”系列,刘庆邦通过保姆的视角,发现了城市深处无数隐秘的存在。“保姆”不仅发现了城市的细胞——家庭生活的外表与真相的差异,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城市人心的“恶”。《后来者》中的祝艺青,与其他保姆的不同就在于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生。祝艺青大学毕业后不愿在双鸭山煤矿工作,因为父亲死在矿上。她要求母亲通过亲戚在北京给她找一份工作。于是祝艺青到了北京远房亲戚表舅家等待工作。表舅妈夏百合对突如其来的祝艺青本来就充满警惕,为了不至于让小祝白吃白住,夏百合通过变相手段让小祝做了保姆。这个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紧张和危险——一个年轻的外来者进入家庭,一定会唤醒主妇五味杂陈的感觉。于是,矛盾开始发生:祝艺青刷碗时,她嫌祝艺青老是开着水龙头,祝艺青擦完了地,她认为祝艺青擦得不到位、不彻底,女儿晓灵中午回家要求吃方便面的事,也被夏百合发现了。为这件事,夏百合专门找祝艺青谈了话,谈得相当严肃——夏百合问:“你为什么还让晓灵吃方便面?”祝艺青说:“不是我让晓灵妹妹吃,是她自己要吃的。”夏百合说:“她自己要吃,你是干什么的?我留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?你知道不知道,一个高中生,老吃方便面,是会缺乏营养的。方便面里面的防腐剂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利。要是让你天天吃方便面,你受得了吗!在这个事情上,我认为你是不负责任的,也是失职的。你说说吧,我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”祝艺青一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怎样认识,她低下了头,没有说话。夏百合问:“你为什么不说话,是不是有抵触情绪?”祝艺青想起了妈妈,她的眼圈儿渐渐地红了。

后来夏百合在祝艺青的笔记里看到了说自己的坏话,于是便联合过去的朋友、现在的饭店老板白斯娥整治祝艺青。关键是这个阴谋冠冕堂皇:她们为祝艺青安排工作——祝艺青到饭店做了服务员,而整治祝艺青的两个人一直没在现场,而是餐厅经理胡丽华。胡丽华整治祝艺青,还要祝艺青要面带笑容;夏百合和白斯娥交流整治祝艺青的情况,“她们一边交流一边乐,每次交流得都很得意。”最后,祝艺青离开了饭店“失踪了”。但祝艺青没有离开北京,“警察找到她时,她正在一处由居民楼地下室改成的小旅馆里睡觉。”这个结尾同样意味深长:任何一个来到北京或大都市的“外来者”,他们踏上的都是一条不归路,任凭城里千难万险,他们就是“不离不弃”。《后来者》写的还是世道人心,还是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。

尽管如此，还有试图进城者绵延不绝前赴后继。付秀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，乡村的锦绣年华风花雪夜曾让她迷恋不已。但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生活。这篇《曼啊曼》，题目就是慨叹。这一慨叹一言难尽欲说还休。小说的主角二曼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当年她母亲曾鼓励二曼说：

好好念。念大学。到城里吃香喝辣——看你小姨！在芳村，也不止是在芳村，在青草镇，甚至整个大谷县，有谁不知道翟小梨呢？在乡下人眼里，翟小梨简直就是一面旗帜，是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。人们都知道，翟家的翟小梨，本事特别地大，特别地会念书。凭着手中的一支笔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，愣是从芳村念到了大谷县，从大谷县念到了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念到了北京城。北京城啊。老天爷！这么多年了，芳村出过这么厉害的人吗？没有。就连整个大谷县，怕也是没有这样的能人吧。翟小梨一个嫩头嫩脸的闺女家，更是不得了。这要是在早年间，那是女状元。吓！北京城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天子脚下！

这是乡村对北京的想象。但是，农民大举进城，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，也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。应该说城市并没有充分做好这方面的准备。小说虽然不是解决城市现实问题的领域，但通过《后来者》和《曼啊曼》我们发现，进城务工的已经不只是普通的农民工，而是外地的大学生也挤进了进城务工的队伍。如果说祝艺青的“亲戚”从外部施加压力给祝艺青的话，那么，翟小梨则经受了二曼一家——姐姐、父亲等合力造成的压力。她来自芳村，来自姐姐和父亲的疼爱，面对姐姐的孩子进京务工她不能无动于衷。但是，翟小梨的能力毕竟有限，这让她左右为难。她既要应对来自家乡姐姐、父亲的压力方式，又要想尽办法动用有限的资源——她甚至想到了自己单位的领导，那个让她无奈又不得不应酬的“老鞠”。这里隐含着今天的权力关系或者某种“潜规则”的暗示，翟小梨的难处可想而知。因此，当北戴河的“系统高端论坛”结束的时候，小说最后一节是这样的：

高铁实在是方便极了。回到北京的时候，正是下班时分。街上人潮汹涌。一城的灯火，渐渐亮起来。这就是北京的夜了。

毕竟已经立秋了。比起前些天，风中更多了几分凉爽。节气不饶人。看来这话是对的。溽热褪去，整个城市仿佛经过一场沐浴，显得安静清新。这么多年了，小梨竟然是第一次，领略了北京的夜色。

地铁口，一个女孩子在叫卖鲜花。小梨挑了一束百合。乃建顶喜欢百合。乃建这家伙！这些年，怎么说呢，恐怕是，有好些地方，都委屈了他。旁边是个卖玉米的，热络地张罗着生意。煮熟了的大玉米棒子，有白的，有黄的，有紫的，还有的黄白紫白相间。小梨挑了几穗饱满的。芳村人管啃玉米叫啃青，娘呢，有自己的叫法，叫作吹横笛。是啊。这个季节，正是吹横笛的时候。二曼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喜欢。

有风吹过来。真是不一样了。这就是秋天的意思吧。行道树依然是碧绿的，但绿得更见深沉了。那些树，都比人高。却被风吹得一回一回低下去，低下去。

万家灯火。小梨抬头看天，夜空被灯光映着，有一点梦幻的抒情的意味。小梨看了半天，竟是一颗星也没有看见。

付秀莹写得非常节制，翟小梨虽然经历的是苦不堪言的心灵煎熬，但在落笔处却不著一字。现代的都市生活自有它的魅力，从高铁到万家灯火以及没有星星的梦幻都城。但字里行间，关于城市的想象开始动摇了：她人在北京，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她的芳村还有母亲。现代性就是如此怪异和不可理喻。但这条路却是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。

没有进城的人千方百计要到城里来，生活在城市的人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范小青的《梦幻快递》中的邮递员，每天做着同一种忙碌乏味的工作。但是，“有时候我到了某一个小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做梦的感觉。为什么是做梦呢，因为对这些小区太熟悉了，因为这些小区太相像了，我每天进入不同的小区，但它们好像又都是同一个小区，无法区别，不仅梦里会梦到它们，就是醒着的时候，也会把它们当成是梦境。”他甚至在小区遇见了去世三年的爷爷。城市生活的荒诞性和不可捉摸可见一斑。

吴君的《夜空晴朗》，是一篇表达城里人归宿焦虑的小说。作为女老板的母亲秋明为女儿的婚姻着急。急于帮助患有抑郁症的女儿挽留她的男朋友，但自己却深深陷入“角色”。与其说她在为女儿担心，毋宁说她在表达自己潜意识里归宿难寻的焦虑。因此，她找来前夫本来是扮演“和睦家庭”挽留女儿男朋友的，但到最后他们的谈话确是这样的：

前夫突然伸出手，抱住女人，随后，他又推开了她，郑重地问，愿意和我一起回乡下吗。

喂猪，种田，这些我都能做。说完这些，秋明也吓了一跳，自己

何时会做这些了。她觉得在说梦话。离婚后，两个人第一次说了这么多。

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是否回到乡下，但把乡下作为安妥灵与肉的归宿，在今天的城里人看来也并非矫情。

更有意思的是“80后”作家文珍的《到Y星去》。这是一部幻想从人间到天堂的故事。为什么要去Y星？

小情侣张爱和许先，“他们和在北京打拼的所有小情侣一样，最大的困境就是住房问题。唯一和一般情侣不同的是，他们六年来搬了七次家。主要还是因为租不起太贵的房子，所以尽可能找便宜的，变数遂和房价成反比，租房价格越低，房东反悔变卦的可能性越大，反正大不了赔一个月便宜租金。很多次，张爱跟着许先大包小包坐在搬家公司的卡车上时都咬着牙赌咒发誓：下次再和你这样半夜搬家，我就回我的星球上去，不陪你玩了！”

这看似一篇荒诞不经的小说，但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今天年轻人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的某种幻想。仅仅能够维持生存的微薄收入，使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，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停地搬家，还是在一个夜晚被房东赶出了租来的家门流落到青年旅馆。夜晚，两人面对天花板上的水渍痕迹，展开了他们对于Y星球“美好生活”的想象：

那继续说咱Y星的事儿。一家发一套别墅，然后呢？具体条件怎样？那自然是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别墅门口还有小花园，能养一只巨大的拉布拉多，还能弄一狗屋，也带电灯的，外边一拉灯就亮了，冬天还能当暖气使……

先锋文学的时代早已过去，这种异想天开绝不是文学形式上有所企图。面对无物之阵，是因为他们年轻还有这份心情。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能怎么办呢？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地球上，到Y星的幻觉满足了他们苦中作乐的自我慰藉之后，他们还要回到地球的现实中的：

“明天你要上班，我还得找地方搬家呢。”张爱裹着一条浴巾湿漉漉地出来说：“对了，望京那家你到底觉得怎么样？三千五，小一居，1997年的房子，还算新吧……对了，去看望京那房子的时候，你一定得确认有没有空调，如果没有，问问房价能不能少两百，啊？”

这是在北京打拼的一对大学生的生存状况，现实生活的严酷性，使这些本该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轻人，难以找到想象和描绘未来与希望的方式，或者说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。

《曼啊曼》要进城，《后来者》进城受尽屈辱，《梦幻快递》生活恍惚亦真亦幻，《夜空晴朗》归宿难寻无所皈依，《到Y星去》不仅要逃离城市甚至要逃离地球。城市梦和“围城”悖论，就这样在2013年部分短篇小说中被完整地构建起来。现代性将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既无安全感亦无方向感的动物：没有进城的想进城，进了城的觉得城市很奇怪，摸不着头脑；然后是住在城里久了的要到城外、到海边、还有要到别的星球去的。虽然是小说，但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城里人心的不安、惶惑和迷茫的状态。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变化，某种变化尚未适应，另一变化已然到来。于是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办或要什么。从众、幻觉、异想天开五花八门无奇不有，就是今天心理生活的常见景观。

在城市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，红尘滚滚五光十色曾作为城市的表征被热情歌颂，在消费文化的汪洋大海，各色人等或折戟沉沙名利场，或醉生梦死温柔乡。这表面的喧嚣只是城市生活的泡沫，在这些漂浮物的下面，还有更为严酷的不为人知的许多生活，特别是与人的精神、思想、心灵相关的生活。于是我们看到，2013年关于城市题材的短篇小说，在表现城市生活多样性的同时，也不断在向纵深发展。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，正在不断被打捞上来。它为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城市文学的产生，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可能，而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

目 录

中国短篇小说
年度佳作 2013

后来者	刘庆邦 / 001
梦幻快递	范小青 / 011
香如故	荆歌 / 021
老桂家的鱼	南翔 / 032
前面是五凤派出所	林那北 / 047
小舅舅死了	邵丽 / 063
地 下	陈昌平 / 075
梅花引	杨小凡 / 089
短小说六题	马俊杰 / 097

夜空晴朗	吴君 / 107
玉 米	郭文斌 / 118
凝视玛丽娜	朱文颖 / 131
僧 舞	金仁顺 / 149
前线，前线	戴来 / 158
荷尔蒙夜谈	鲁敏 / 168
履 历	张楚 / 182
施耐德的一日三餐	哲贵 / 191
曼啊曼	付秀莹 / 204
小 姨	黄咏梅 / 216
流氓还乡	阿乙 / 228
夜晚照亮街道	黄孝阳 / 236
合 奏	石一枫 / 248
赞美赵小鹿	祁又一 / 260
到 Y 星去	文珍 / 278
出 入	蔡东 / 285
饲 鼠	甫跃辉 / 291
秘 密	霍艳 / 303

后来者

——保姆在北京之十四

文 _ 刘庆邦

祝艺青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保姆，一提起保姆，她老是想起电视剧里的那些老太太，还会联想到下人这个词。她才二十出头，风华正茂，跟老太太根本不搭界。什么下人，简直就是侮辱人的说法，这个词应该从词典里删除，让它永远消失。好在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叫法，把保姆叫成家政服务人员，从两个字变成了六个字。增加了字数的叫法里，有政，还有服务，都是大词、热词，这下祝艺青该满意了吧？No，No，祝艺青还是不满意。她认为新的叫法不过是一种稀释，汤换了，药并没有换。祝艺青听说过，当有的保姆自称是家政服务员时，北京人有些撇嘴，说：哟嗬，你直接说你是保姆不就得了，跄什么跄，再跄就跄到中南海里去了！外出买菜，或干别的什么事，有话多的人问她，在北京做什么工作？她情绪有些抵触，说没做什么。那人家还要问：没工作靠什么生活呢？你管靠什么呢，反正不是靠乞讨！这是祝艺青肚子里的回答，嘴上不会这样回答。她嘴上倘是这样没好气，说不定问话的人会说难听话。须知北京人说难听话嘴溜儿得很，好听话不轻易说，难听话却张嘴就来。祝艺青本想蒙一把，说她的家就在北京，她就是北京人。因担心她未改的口音被别人道破，就没敢蒙，只说她来北京是走亲戚。

说是到北京走亲戚，祝艺青的话不算太离谱，因为她给当保姆的这家的男雇主是她的表舅，还是妈妈的同学。祝艺青的老家在黑龙江的双鸭山，那是一个产煤的地方。她爸爸在井下当矿工，死于一场瓦斯爆炸事故。祝艺青大专毕业后，妈妈求了人，给她在爸爸工作过的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可祝艺青不愿到矿上去工作，说是不愿步爸爸的后尘。妈妈解释说，给她安排的工作是坐办公室的，安全是有保障的，谈不上步爸爸的后尘。祝艺青说那也不行，只要一走进煤矿的大门，她就会想起爸爸，就难过得想哭。妈妈就她这么一个女儿，当然舍不得让女儿过不愉快的日子，妈妈说：那怎么办呢？你大学也毕业了，总得找一份工作吧！

这时祝艺青提出，她要到北京去找工作。妈妈说：你这孩子，心可真够高的。

北京是什么地方，那是首都啊！人的头发很多，每个人的头只有一个。首都好比是中国人的脑门子，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。再说了，北京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去瞎摸。祝艺青提醒妈妈：你不是说我有一个表舅在北京当司长嘛，你不是说司长是你同学嘛！妈妈想起来，她确实说过，祝艺青有一个表舅叫李海平，在北京一个国家机关当司长，李海平还是她的同学。那是当闲话说的，不承想被女儿记到心里去了。妈妈说：你应该把李海平叫表舅是不错，只是表得有些远，恐怕拐七个弯八个弯都挨不上。我跟李海平是矿中的同学也不错，我们不是一个班的，我知道他，他不一定知道我。加上人家调到北京当了官，我多少年都没跟人家联系过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搭理我？祝艺青说：那我不管，你要是联系不上李海平，我去北京打工也没什么！

妈妈问这个，问那个，总算问到了李海平的电话。妈妈在电话里跟李海平套了半天近乎，才把女儿祝艺青想在北京找工作的事对李海平说了。李海平说：一个大专毕业生，想在北京找工作恐怕有些难度，因为北京有很多博士、硕士都找不到工作，整个国家都存在着就业压力。妈妈把李海平叫表哥，又叫老同学，说：孩子的爸爸死得早，我没有别的依靠，只有依靠您了。我让孩子去找您，您看看这个孩子，只管帮她找一下试试吧。孩子也没有过高的要求，只要是一个工作就行。找到了，当然好，实在找不到我也不会埋怨您，孩子也死心了。孩子还是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带她去过一趟北京，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。从那以后，孩子再也没去过北京。可能是那一次看升旗给孩子留下了美好印象，孩子特别喜欢北京。她哪个城市都不想去，一心一意就想去北京。

祝艺青来到北京后，住在李海平家里。李海平家三口人，住的楼房是四居室，祝艺青住在李海平家里不成问题。祝艺青一见面就把李海平叫舅，把李海平的妻子夏百合叫舅妈，把表字都省略了。夏百合把祝艺青叫小祝，她见小祝长得高高挑挑，鼻子眼儿都没什么毛病，说话还算懂理，没有反对让小祝暂时住在他们家。她心里有了一个打算，这个打算她得先跟丈夫李海平商量一下，征得李海平的同意后，再跟小祝说明。

夏百合跟随被提拔的丈夫，从双鸭山煤矿调到了北京。调到北京后，夏百合不愿让原单位的任何人找李海平。她认为，凡是找李海平的人，都是让李海平为其办事，都是给李海平添麻烦。李海平只能付出，得不到什么好处。小祝的妈妈一给李海平打来电话，李海平跟夏百合一说，夏百合就有些反感。小祝来到北京后，她不同意李海平给小祝找什么工作，说要是给小祝找了工作，小祝就会留在北京。小祝要是留在北京，说不定下一步还要李海平帮她找什么，会给李海平带来一系列麻烦。夏百合甚至以半真半假的口气，对李海平与小祝妈妈的关系提出

了质疑：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一个表妹？你的嘴真够严的，你们两个不会有什么秘密吧？李海平说：开玩笑！表妹是从哪儿表起来的，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我们是矿中的同学倒是不错，因为不在一个班，在学校时也没什么来往。她丈夫死于井下事故，这一点挺让人同情的。夏百合说：值得同情的人多了，你真要给她女儿找工作呀？李海平说：我哪有权力给她找工作？现在招工都是招聘制，都得通过考试，考试通不过，谁都没办法。以后我们的女儿参加工作，也得走这条路。夏百合说：那你答应小祝来北京干什么？李海平说：你这话我不爱听，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，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北京，你能来，人家为啥不能来？人家说孩子想来北京看看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？要是你家的亲戚找到你，提出要到北京看看，你能拒绝人家吗？这时，夏百合把她的打算跟李海平说了出来。小祝十天半个月不会走，她不能让小祝在家里白吃白住。她家早就想雇一个保姆，帮着做家务，因没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就没雇。她看小祝身体条件还不错，也受过教育，不妨就雇小祝来给他们当保姆。当保姆也是工作，这样就等于给小祝一个工作的机会。李海平说：这个我不管，想让小祝当保姆，你去跟小祝谈。夏百合说：当然是我跟她谈。李海平说：不过我要说三点，希望你能记住。第一，要尊重人家的意愿，不要勉强人家。第二，聘人家当保姆，必须给人家发工资。第三，大家人格平等，不要居高临下，看不起人家。对了，我还要补充一点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我们是有女儿的人，小祝也是她妈妈的女儿，我们要将心比心，学会换位思考。夏百合有些不耐烦，说：得得得，张口就是一二三，官僚！

就这样，祝艺青成了舅妈夏百合所雇用的一个保姆。

来北京之前，祝艺青对要找的工作有过多种设想，但她从没有想过要当保姆。舅妈跟她谈话时，也没有明确说雇她当保姆，只是说让她帮忙做点家务。帮忙不是白帮忙，是有报酬的帮忙，舅妈承诺每个月给她一千五百块钱。祝艺青想了想，明白了，舅妈是想让她在家里当保姆。保姆是干什么的，保姆干的是伺候人的活儿。从小长到这么大，祝艺青还没伺候过别人。在家里，倒是妈妈把她照顾得周周到到的。祝艺青心里有些抵触，但她不能推辞。舅妈说了，老家把李海平传得十个八个，好像李海平在京城做了多么大的官，好像什么事都能办。其实李海平不过是煤矿安全局下面的一个副司长，没有什么权力，不可能给她安排工作。要是给她安排工作，李海平还得求别人，别人还得瞅机会。所以给她找工作的事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，最后能不能解决也很难说。关键是，舅妈在话语里对她传递了一个不客气的信息，倘若她不愿帮忙，舅妈决不勉强她，她爱去哪里都可以。她爱去哪里呢？她能去哪里呢？在表舅没给她找到工作之前，她最好还是住在表舅家里。舅妈答应每月给她一千五百块钱，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诱

惑。她手上正用的手机是五百多块钱买的，把舅妈给她的工资攒下来，两个月之后就可以换一部高级一点儿的手机。

祝艺青当保姆的活儿并不重，上不用伺候老人，下不用照看小孩儿，每天的硬任务就是给舅妈正上高中的女儿晓灵做一顿午饭。舅舅和舅妈一上班就是一整天，中午不回家吃饭。晓灵自己不愿做饭，也不爱吃妈妈给她留的饭，往往泡一碗方便面完事儿。有祝艺青在家里当保姆，晓灵就不用泡方便面了，她想吃什么，祝艺青就给她做什么。有时晓灵还是想吃方便面，祝艺青就给她煮。晓灵对祝艺青说，不要把她吃方便面的事告诉妈妈。祝艺青答应，这个没问题，就说中午吃的是手擀面，里面放了西红柿和鸡蛋。因为祝艺青和晓灵年龄大小差不多，祝艺青感到了晓灵对她的信任，这让她感到很欣慰。除了给晓灵做饭，她每天的任务还有洗碗、洗衣服、擦桌子、擦地等家务劳动。这些事情都不难做，上班的和上学的一走，她一会儿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。她有足够的时间看手机，看电视，看书，写笔记，逛大街，熟悉周围的环境。她看到附近有一处高档商业区，商业区里有一家高档的电影院。有一天下午，她买票走进电影院，看了一场电影。这里的电影院比双鸭山的电影院高级多了。地上铺的是厚地毯，座位是软沙发。电影院小小的，也就一二百个座位。给人的感觉是华美、高贵、舒适。她观察了一下，去看电影的人，穿戴都很讲究，说话也轻声敛气，表现出不俗的文明素质。她还看到了两个高鼻子、白皮肤的外国年轻人，是一男一女，他们刚落座，就互相亲吻了一下。电影里的故事让她感动。走出电影院，看到绿茵茵的草地，看到喷泉，看到小花园里的各色正开放的花朵，还有翩然而至的鸽子，她仍然感动着。她几乎产生了一个错觉，好像自己已经融入这个城市，成了北京人的一员。当她意识到眼下的自己不过是北京的一个保姆，和北京还是一种游离的状态，她并没有丧气，觉得来北京找工作真是来对了。

夏百合对祝艺青的表现不是很满意。祝艺青刷碗时，她嫌祝艺青老是开着水龙头，任自来水哗哗地流。她说：你这样刷碗，得浪费多少水呀。水是一种资源，是宝贵的资源，你懂不懂？多交一点儿水费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要为国家节约资源。你知道国家为什么要搞南水北调的工程吗？就是因为北京缺水。北京目前不缺人，缺的是水。来北京的人越多，水的缺口就越大。祝艺青擦完了地，她认为祝艺青擦得不到位，不彻底。她指着门后的一个角落，让小祝过去一下，说：你看看，这地方你就没有擦到，灰毛毛还存在着。不论干什么工作，都不能留死角，留下一个死角，等于一只老鼠坏一锅汤。还有，你擦地的程序也不对，擦之前应该先扫一遍。你不扫，灰尘一湿，会粘在地板上，擦地的效果就不会好。晓灵中午回家有时吃方便面的事，也被夏百合发现了。为这件事，夏百合专门找祝

艺青谈了话，谈得相当严肃。夏百合问：你为什么还让晓灵吃方便面？祝艺青说：不是我让晓灵妹妹吃，是她自己要吃的。夏百合说：她自己要吃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留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，一个高中生，老吃方便面，是会缺乏营养的。方便面里面的防腐剂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利。要是让你天天吃方便面，你受得了吗？在这个事情上，我认为你是不负责任的，也是失职的。你说说吧，我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祝艺青一时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怎样认识，她低下了头，没有说话。夏百合问：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有抵触情绪？祝艺青想起了妈妈，她的眼圈儿渐渐地红了。

祝艺青不会给妈妈打电话，诉说她心中的委屈。前几天妈妈给她打电话，她说她在北京一切都很好，舅舅对她很好，舅妈对她很好，妹妹晓灵跟她也合得来，她生活得很愉快。妈妈问，要不要再给她的卡里打点钱？她说不用，她花不了多少钱。妈妈嘱咐她在舅舅家里要长眼色，勤快点儿，帮舅妈干点儿活儿。她说会的。她没有跟妈妈说在舅妈家里当保姆的事，只是说舅舅在托人给她找工作，她需要等待。有些话她不能跟别人说，甚至不能跟妈妈说，但跟自己是可以说得。人的好多话不是跟别人说的，都是跟自己说的。人跟自己说的话，要比跟别人说的话多得多。一个人要是不跟自己说话，恐怕谁都会憋得受不了。祝艺青跟自己说话的方式是写笔记。舅妈跟她谈话的当晚，她睡不着觉，就悄悄爬起来，扭亮台灯，打开笔记本，拿起笔，开始跟自己“说话”。她上来就说，太压抑了，太累了，简直想哭一场。但她不能哭，若真的哭出声来，让别人听见就不好了，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。她有些想妈妈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妈妈才是她真正的亲人，要哭，只能在妈妈跟前哭。她觉出来了，舅妈对她是排斥的，对她干活儿是挑剔的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有点害怕舅妈。舅妈长得很好看，穿戴也很讲究，但她不敢看舅妈，更不敢直接看舅妈的眼睛，总觉得舅妈的目光里有一种逼人的气势。舅妈一回家，她不由自主地就有些紧张。舅舅虽然当官，但舅舅对人亲和，没有官气。舅妈虽然没当官，却有官太太的脾气，比当官的还厉害。她猜到了，让她当保姆一定是舅妈的主意。当保姆倒也没什么，作为一个过渡期也是可以的，问题是，当保姆当到什么时候呢？过渡期什么时候才能过渡完呢？每次见到舅舅，她都想问一问，什么时候才能给她找到工作。她没有问，好像一问就是催舅舅似的。她相信舅舅不会忘记帮她找工作的事，舅舅要是给她找到了工作，自然会告诉她的。她在笔记里写到了发愁，说真愁人啊，愁死了，愁死了，刚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有谁知道她的愁呢？

星期天，祝艺青出去买菜，夏百合到祝艺青住的屋子，把祝艺青放在枕边的笔记本看到了。一个人的笔记，等于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

是不一样的，外部世界都差不多，内心世界却千差万别。既然发现了祝艺青的内心世界，夏百合禁不住要看一看，她主要想看一看，祝艺青的笔记是否涉及她，她在祝艺青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。刚看了一篇，她的行为就被女儿晓灵发现了，晓灵说：干什么呢？老毛病！看人家的笔记毕竟心虚，女儿的话把她吓了一跳，她赶紧把祝艺青的笔记本合上，按原样放好。但女儿拿眼睛瞪着她，对她不依不饶。夏百合以前看过女儿的笔记，曾被丈夫李海平严厉批评过，知道看人家的笔记是理亏的，不文明的。她对女儿说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是随便翻翻，其实也没看见什么。女儿说：没看见什么也不行，说明你有侵犯人家隐私的动机，等爸爸回来我要告诉爸爸。夏百合说：噤，这孩子，我疼你真是疼值了，竟然管到你妈妈头上来了。女儿说：我坚持正义。夏百合只得软下来，说：灵灵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，惹你爸爸生气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以后不看她的笔记了还不行吗？

夏百合有一个朋友叫白斯娥，是一个富婆。白斯娥也是从双鸭山到北京来的，称得上是夏百合的闺中密友。她俩来北京的途径有所不同。夏百合是夫贵妻荣，作为李海平的家属，从东北随迁到北京。而白斯娥完全是靠自己打拼，一步一步在北京站稳了脚跟。她先是在北京的餐馆给人家打工，当服务员，当领班。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，手里也攒了一些钱，就开始自己开餐馆。先是开小餐馆，之后开大餐馆，把自己开成了女老板。白斯娥的丈夫在矿上当科长，她劝丈夫辞掉公职，向她靠拢，一块儿在北京发展。大概是丈夫舍不得丢掉那个小官，不愿意离开体制，拒绝到北京来。这样两口子就离婚了，白斯娥成了自由之身。说夏百合与白斯娥是闺蜜，不仅因为她们在煤矿时就认识，就是好朋友，更在于她们到北京后走得更近，关系更密切，两个人还有了一些共同的秘密。她们一块儿在健身房办了健身卡，在美容院办了美容卡，还结伴出国旅游。去年国庆长假期间，她们就一块儿去了一趟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，在那里做了彩色豪华按摩。提起那次按摩，两个女人至今还两眼放光，脸色发红。比如按摩这样的事，夏百合是不会对丈夫说的。还有家里的一些事，她不能跟丈夫说，但可以对白斯娥说。

这天中午，夏百合到白斯娥的餐馆吃饭，就顺便把看了祝艺青笔记的事对白斯娥讲了。她说保姆小祝在笔记里说她的坏话，把她说成是官太太。白斯娥一听就笑了，说：人家说你是官太太有什么亏的，你本来就是官太太嘛！海平哥的官位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市长，你不是官太太是什么！夏百合说：反正我一看见这丫头心里就别扭，上一个破大专，好像多么了不起似的，好像就成了贵族似的。我让她当保姆，她成天跟我拉着个脸子，好像受多大委屈似的。白斯娥说：姐们儿，你要是不想看见她，那还不好办？她不是出来找工作嘛，让她到我这儿来，我给她找个活儿干不就得了。夏百合说：你不知道，她的眼刁得很呢。她说她来